搬家



1982年夏天,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,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,我父母乔迁新居,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,过一座桥,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,左手边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,右手边的工厂宿舍楼就是我们的新家。

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,没有超过八百米,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,在千里之外,对新家充满了想象,因为那是新房,在三层楼上,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、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。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,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近的风景,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。

远的风景,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,有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窑,侧面远眺,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,在水泥窑的后面,有京沪铁路通过,可惜我看不见。

我从小生活的旧屋,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。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,骑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,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,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要多走八百米。1982年夏天的搬迁,让我母亲的这个家族分开了,分开八百米,不算很远,但也不很近。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,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,而且,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,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,现在,缸没有了,踩缸的"脚"也不在身边,只好放弃腌菜了。

搬家也给我造成了一点麻烦,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。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,走亲戚,暑假或者春节,每年最起码两次,要走八百米的路,回到旧屋去,见过我的外祖母,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。

我们这个家族,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。我们家周围的邻居,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。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,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,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,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,对孩子们、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。

前不久,我去了父母的故乡扬中,父辈在此留下的痕迹已经无从追寻。我现在回到苏州,只看见两座清代同治年间的石拱桥,一南一北,供人们凭吊。我发现在拆除了古旧的房屋之后,那两座桥之间,现在看起来,八百米也不到。

苏童

文短,情不浅

我们在幼儿时期所听到的故事,除却它必然的童话色彩外,无一例外表现为形式上的短小精悍。很难想象哪个母亲会给孩子讲一个"且听下回分解"的长而又长的故事。倘真如此,不但孩子会容忍不了,就连做母亲的恐怕也难以承受那故事的重负。

人类的本性是渴望明快、简捷的美好事物的,而且我们又有尽快知道"结局"的共同心理,谜底能及早脱落而出,便会满足大多数听故事的人的愿望,所以那故事在精彩的同时,当然以短为好了。就仿佛是一个人老潜在海底总不是什么好事,他总要适时地浮出海面透口气。

大约没有谁在人际交往中会喜欢絮絮叨叨的人。如果你面对着一个喜欢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的人,你的耐心恐怕就到了边缘。

你听着他车轴话连篇的时候会想:为什么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,非要长篇大论不可?如果不是某种教养会使你仍然坐着听他的废话,你也许早已拂袖而去。或者也仍坐着,但却充耳不闻,心想其他。因为人对贫乏和重复话语的宽容度是有限的。

如此说来,渴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知某种事物的精髓是人的共性。短篇写作的应运而生并且经久不衰也就可以理解了。短篇小说强调一个"短"字,作家的力气都用在这个字上。有时运用得得心应手,那短篇就给人一种浑然天成之感;而有时用得力不从心,那短篇则给人一种虚无缥缈之感。

所以说,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激情的演练。故事里凝聚着激情,这故事便生气勃勃,耐看;而激情涣散,无论其形式多么新颖,也给人一种纸人的单薄感。

当然,这激情不能没有来由,不能唐突,要水到渠成地款款而现。有力的白描,栩栩如生的细节营造,传神的肖像描写或人物对话等,都是短篇形成激情的关键环节。

句首出现"啊"或者句尾频用惊叹号并不能证明激情如晚霞一样绚丽出现。激情应该像人的血一样在整部作品里丰沛而均匀地流淌着,它若只拥挤在一处,势必会涌起病灶而形成"栓塞"。

迟子建

(本版文章均为节选)

冬天的树

我在冬天的河边走,最先注意到的,总是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。

树像卸了妆的人,褪去一身的繁华,露出最本真的模样。枝丫斜斜地伸向天空,黑褐色的,像画家随意勾勒的线条,瘦硬,却又柔韧。风一吹,枝条轻轻晃,却不折,只把落在上面的雪抖落下来,簌簌地,撒一地的白。

最有意思的是歪脖子老槐树,在河边站了几十年了,腰弯得像个驼背的老人,枝丫却还是倔强地向上伸着,枝梢上还挂着半串去年没掉的干槐角,风一吹,晃啊晃,像谁挂了串小铃铛。树下蹲着个烤红薯的老爷子,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,鼻子冻得通红,看见我盯着树看,就笑:"这树好看吧?夏天叶子密得能遮半条河,冬天落光了叶,才看得出它的筋骨,比夏天还有意思。"他递过来个烤得焦香的红薯,热乎的温度隔着纸烫得我手心发麻。我捧着红薯站在树下看,真的,这树比夏天好看多了。夏天的绿太满太挤,反而显不出筋骨,冬天这样空荡荡的,每一根枝丫的走势都清清楚楚,藏了一整年的力气,都明明白白露在枝头上。

天渐渐暗下来,远处人家的灯亮了,暖黄的光落在树枝上,像给黑褐色的枝条镀了层金边。风还是冷的,可捧着热红薯站在树底下,却一点都不觉得凉。

后来我见过很多名山大川里的奇树,春天满树繁花,夏天浓荫蔽日,可总忘不了河边这棵落光了叶子的老槐树。原来好看的从来都不是满枝的叶子和花,是繁华落尽之后,还站在那里的一身筋骨。

人和树是一样的,顺境里的热闹不算什么,寒冬里还能挺直了腰杆站着,才是最动人的模样。

丁立梅

M 名诗荟萃

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

阿紫

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
我们都老了
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
一定是右面是我,左面是你
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
我们都老了
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
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
身体挨着身体
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
还会为闲事争吵
吵到最后
一定后停下的是我
先停下的是你
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
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
你还会说
来,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
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
我再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
唤我的名字

主管主办: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社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 邮编:150010 2026全年订价:228元 月订价:19元 零售价:0.70元